

佳作

作者：林典穩

劉家墓

一頭夜梟靜靜立在枝頭，如今已入了秋，樹上枝葉稀疏，尚存的葉子，也在一陣陣夾著涼意的風中離枝而去。

此時除了草木搖動的簌簌聲，再無其他聲響，空中散著幾點稀微的星光，在這樣寂靜單調的夜裡，與夜梟相伴的，也唯有這山頭上一座座破敗的墓。

倏忽之間，夜梟原本半闔著的雙眼徒然睜開，雙翅幾個撲棱之間便帶著身子騰空而起，旋即被如墨的夜色隱沒。

接著，離樹旁最近的墓碑開始了輕微的晃動，常年累積的灰塵不斷抖落，而後碑上飄起了一縷白煙，那白煙在風中打了幾個滾，便化作了個約莫三十來歲的男子，一派壽衣行頭，瞧著甚是詭異，容貌還算清俊，只是面上沒有半分血色，眼皮子有氣無力地耷拉著，遠遠望去，像一套壽衣中立了個紙人似的。

只見他顛巍巍地走向旁邊的墓，那墓是今天剛葬的，所以墓碑顯得很新，男子看了看墓碑上刻的字，先他走幾步上前去，朝墓碑前的地敲了敲，輕聲道「白丫，白丫，快出來。」

仿佛是在回應他的話語，那墓碑也晃動了起來，同樣是一縷白煙，化成了一個五旬婦人，同樣是壽衣行頭，齊耳的半白短髮，面上皺紋並不多，兼之一雙眸子格外清冽，反而比那男子顯得精神些。

老婦滿面茫然，接著驚疑不定地打量著男子，「你……你是……」老婦瞪大了眼睛，極度的驚駭自她心頭躡升而起，隨後蔓延到了她臉上的每一處。

男子上前到老婦面前，激動道「白丫！我是錦哥啊！」

老婦難以置信地望著他，半晌方艱難擠出一句：「錦哥！你……」

「白丫，咱們已經死了。」

老婦打量起了四周，一座座老舊的墓在連綿的矮丘上立著，在夜色中如鬼魅飄搖，風已稍微平息，平地上連棟透天厝也見不到有燈光透出窗外，縱然夜幕深沉，她仍分辨得出哪一塊是田，哪一頭是房。

「這山頭是塊寶地，祖先庇佑，葬進這裡的族人都能當上一遭鬼神仙！」男子說「白丫，怎麼這些年劉家都沒人葬進來？」

老婦聽了這話，再看看四周的景物，早已信了七八分，又見男子相問，不由泣聲道「劉家？哪裡還有劉家！」老婦悲從中來，兩行淚水不自覺流下，滴落在土上，任由那土壤緩緩吸吮著她的眼淚。

「你還在的時候，族裡的關係就遠了，你去的那會兒，我瞧著好些人都沒回來，大夥裡頭有本事的在省城落了根，本事差些的都到了縣裡跟鎮上做工，還有的偷渡去了台灣，咱們村裡過年的時候，常常都是一家兩老對著一桌菜。我家那口子走的早，又沒有一兒半女，我就回村裡開了家雜貨鋪，我冷眼看著回來的人一年比一年少，那些人，早把城裡當成他們的老家了！村裡的族人越來越少，外地人一個個搬進來，日子

一年一年過，村子裡的人早就有大半我不認識，劉錦！這就是現在的劉家村！」

劉錦沉默了好一陣子，才指著那些別墅，顫聲道「那不是咱們大夥發達了以後蓋來享福的麼？」

老婦眼角尚銜著淚，冷笑道「哪來的那福氣？那是把不要的地賣了給外地有錢人家蓋的。」

緊接著又是一陣沉默，劉錦望向平地，臉上沒有一絲表情，只是身體微微顫抖著，兩人一時無話，只餘四周的風冷冷吹拂著他們。

「我記得你的名字是特地請了鎮上小學的老師取的，暫，好聽又有學問，加上你生得白，大夥就叫你白丫。」劉錦先打破了沉默。

劉哲，這就是老婦的名字了。

「記得有一次，你半個月都不和我說話，咱們兩家是鄰居，每天抬頭不見低頭見，那光景可怪極了，後來才知道你是嫉妒我有個好名字，結果還是大剛聰明，去請老師編了套說辭，把你這名字誇得跟活神仙一樣，你又跟我說起話了。」劉哲平復了情緒後，也憶起了那些陳年往事。

「咱們活著是鄰居，想不到死了還是鄰居。」劉錦露出一抹幽幽的笑，繼而又問，「大剛後來怎麼了？他腦子那麼好使，肯定有出息。」

「他去省城做了幹部，沒幾年被人整得去吃了牢飯，在那裡頭病死了，他嚙氣前還說要葬回來，但族裡其他人怕被牽連，不準他葬回來，大剛嫂子跟大夥鬧了一頓後也不回來了，一個寡婦帶著孩子在省城過日子，肯定很難熬。」

劉錦正想著什麼，却忽然定定地看著劉哲，仿佛想起了什麼，臉色萬分怪異，「白丫！你可知道咱們在這族墓當鬼神仙是為了什麼？」

劉哲被他忽然說得雲裡霧裡，搖了搖頭。

劉錦一把抓住劉哲的肩頭，抖著聲道「祖先讓我們當鬼神仙，是為了讓我們庇佑族人，這是我來這兒後聽豐叔說的，就是那時候落水溺死的豐叔！他說……咱們族墓裡的鬼神仙越多，劉家得到咱們庇佑，運勢就越旺，難怪……難怪……」

「那豐叔……」

「這兒的鬼神仙只能做十年，十年一過就要進地府投胎，我是見著這二十年來都沒人，強吊著一口氣留在這兒，如今你來了，我這口氣散了，也能安心走了。」

話音剛落，劉錦的面色便漸漸紅潤了起來，身子竟真如乾煙一般隨著冷冽的風飄曳著。

「錦哥……」劉哲下意识上前抓住劉錦，卻發現已經摸不到他的身體，劉錦的身體漸漸淡去，最終化為了一縷白煙，在風中打滾著飄向了遠方。

劉哲怔怔地看著，忽然雙腳一陣癱軟，身子半倒在地上，仿佛方才的一切只是一場夢，她只是在雜貨鋪中打了個盹兒而已。

天邊遠遠一彎月亮，從這裡看過去，那月牙的尾巴仿佛鉤在了枯枝上，劉哲癡癡地望了半晌，而後用嘶啞的聲音，輕輕唱起了兒時的歌謠……。